弥勒虹溪姜王二姓械斗始末记…… 王文学　金干臣（190）
我活动当溪处乡长的经过…… 普增辉（200）
瓦渣土司钱祯祥的一些往事…… 杨宗威（208）
纳更土司龙健乾统治见闻…… 龙志周（213）
太和人民反对普民阶的斗争……温成玉　卢耀华（221）
李呈祥靠拢共产党前后…… 廖伯英（224）
洒马土司杨德高夫妇解放前后的一些情况… 白绍宽（232）
杨自元攻焚洋关…… 马竹舄（242）
周云祥起义始末记…… 张若谷（25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思陀土司沿革纪略……李星祥（1）
谈谈思陀土司……李正才（11）
落恐土司区的所谓“七七”事件……李文明（29）
陈卫民、陈训民争夺落恐土司的经过
……陈钱氏　白永康（47）
猛弄土司制度概况……李瑞庭（67）
有关犒吾土司的片断史料……杨庭标（74）
河口之役见闻录……马竹舞（84）
癸丑之役云南积极响应义举的片断……李丕章（107）
护国军中见闻二三事……李丕章（111）
护国时期龙济光父子攻占个旧纪实……张若谷（118）
解放前迤萨政治经济情况概述……王荣廷（129）
迤萨学校简史……杨景贤（148）
蒙自大光电灯公司兴衰史…吕光祖　缪光宇　万湘澂（158）
四大家族统制个旧大夕回忆……李表东（170）

思陀土司沿革纪略

李呈祥

部落时期

从远古以来就聚居在思陀地区的哈尼族人民，至公元七世纪——八世纪时期，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生产的逐渐发展，已组成一个小部落名官桂思陀部，附属于唐朝领属的南诏国。公元十世纪时期，段氏建立大理国后又附属于宋朝属领的段氏大理国，即当时所称三十七蛮部之一。元朝统一中国后，公元一二七六年改为和泥路，隶属云南中书省。

封建土司时期

公元一三八一年明朝统一中国后，继续向外扩张，部落长遮比，率领群众投诚，并充当明朝军队的向导远往交趾。明皇朝认为遮比从征有功，封为思陀甸副长官司世职，赐姓李名业。李业死后由长子李魁继承，李魁死后，由长子李习继承，李习死后由长子李宗继承，李宗死后由长子李白继承，李白死后由长子李祥继承，李祥死后由长子李郎翁继承，李郎翁死后由长子李翁布继承，李翁布死后由长子李布热继承，李布热死后由长子李热猛继承，李热猛死后由长子李猛孔继承，李猛孔死后由长子李渴仰继承，李渴仰死后由

长子李仰者继承，李仰者死后由长子李者皮继承，李者皮死由长子李披宗继承，李披宗死由长子李宗略继承，李宗略死由长子李略果继承，共传十七代，历时二百七十六年，公元一六四四年明朝亡。

清朝时期的思陀土司

清朝统一中国后，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所有明朝设置的土司多数予以存在，思陀土司李业的十八世孙李进忠于顺治十六年（公元一六五九年）向清朝投诚，清皇朝兵部覆准仍授思陀司副长官司世职，管理思陀地方。李于康熙二年（公元一六六三年）病故。第十九世李承爵，于康熙十二年（公元一六七三年）祗领清皇朝兵部颁发的副长官司号纸，承袭父职，在职病故。第二十世李世元于康熙二十年（公元一六八一年）清军平定云南时呈缴父谢投诚，提督军门桑、签给副长官司世职，在职病故。二十一世李经国于康熙四十一年（公元一七〇二年）呈缴父谢请袭父职，临安府查，发给府委任职。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〇年）云贵总督高，下令府厅州县不得私给委任，临安总镇杨，提出改土司为乡的建议，但是没有下达改土的明文，李经国仍然执行土司职务，实行封建土司制度。雍正十年（公元一七三二年）李经国率领本民族的武装参加清朝的元普军镇压元江、普洱一带的农民暴动，任务完成后，云贵总督高，议叙咨题给准军功加二等纪录一次，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年）赴省晋谒云贵总督尹，奖给银两缎匹，给千总职衔顶戴。二十二世李兆龙，于乾隆六年（公元一七四一年）接受云贵总督硕的委任，继续承袭思陀土司世职，至嘉庆四年（公元一七

九九年）年老告休，因长子长孙先经病故，以次孙李熙承袭。二十三世李熙于嘉庆五年（公元一八〇〇年）接受清皇朝委任，承思陀土司世职，至嘉庆二十一年到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一六到一八一七年）率领本民族武装参加清政府军镇压江外观音山彝族的暴动，任务完成后，清朝官吏云贵总督俏，给予功牌准予军功五品顶戴并调赴临安面谕，安设土练四十名，练目一名，添设藤条江渡口二处，至道光二年（公元一八二二年）病故。二十四世李绍先于道光五年（公元一八二五年）府宪调赴省行辕验看，详准各上宪咨部先给便委顶戴，承袭父职，在职病故，因亲生长子和次子都在未成年时病故，以侄孙吉庆承袭。二十五世李吉庆应袭祖职，尚未办理承袭手续，即于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病故，年三十三岁，长子李秉清才六岁未达承袭年龄，暂由李吉庆的母亲李常氏代办思陀土司职务。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二十六世李秉清已长成，亲到临安面见临安府宪胡泰福，办理承袭手续，承袭思陀土司世职。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堂弟李清福率领溪处土司（土司赵永康系李清福的胞妹夫，所以出钱出兵大力扶持李清福，希望他夺取思陀土司职位，后来赵永康被他的堂弟赵永年谋杀掉，李清福才失势停止斗争）的七兵百余人前来争夺土司职位，曾经攻入土司衙门的最后层，击伤李秉清胞弟李秉源的左眼，被李秉清和他的表兄郑亮卿表弟陈春生及卫队等击退。光绪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李清福又率领更多的武装分东西两路前来进攻，东路攻入小邱村，烧毁民房二十一间，打死平民三人，抢去牛马三十二头，西路攻入大龙村，烧毁民房二十间，打死平民五人，抢去牛马四十头。李秉清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面禀报临安府请援，一面集中全司民兵，击退李清福的东西两路，伤亡十余人。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斗争，殃及人民，损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宣统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年），临安府贺宗章接到李秉清的禀报及人民的控诉书后，派遣巡防军一营进驻迤萨（现红河县），调李秉清和李清福双方到临安调解，贺宗章向李秉清索贿银大洋伍万元，李秉清无法缴纳，贺宗章发怒削李秉清的土司职衔，判无期徒刑，押解石屏县监禁，判李清福八年有期徒刑，交建水县监狱监禁几个月后，李清福越狱逃走国外（流落于老挝经营小生意，辛亥革命后回国弟兄和好归家生产），李秉清被押省模范监狱监禁。思陀土司李秉清被削职后，因长子李呈祥才九岁未达承袭年龄，临安府宪李（当时贺宗章已调走由李继任）委李呈祥的母亲李丁氏代办思陀土司职务。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清朝亡。思陀土司在清朝统治时期共传九代，历时二百五十二年。

辛亥革命后的思陀土司

公元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篡夺了孙中山创建的共和国领导权，窃据总统职位后，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土司，不进行撤销，予以存在。思陀土司代办李丁氏向政府投降，呈缴旧印，领获新印，仍然管理思陀地方。一九一六年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为了应付中英会堪烟苗事件，决定在一九一六年内把全省烟苗禁绝，规定禁绝烟苗条例，巡视铲烟规则。在烟苗出土期间，由省派委员查铲，并派军队帮助镇压抵抗的人民。当时瓦渣土司所属八寨地方的哈尼族人民抗拒铲除已经出土的烟苗，同前来铲烟的军队发生冲突，

拉死军队的一人，赶跑了军队。带队的营长飞函临安旅部报告情况，旅部增派兵一团，并派各土司出兵协助围剿，始将八寨地方的哈尼族人民镇压下去，铲掉了烟苗。结果人民的房屋被烧尽，牛马被抢光，瓦渣土司钱俊和兄弟钱潮，被军队扣押，解至亏容司底丕村处罚银九千元放还。思陀土司代办李丁氏认识到抗铲烟苗的危害性，乃不避一切艰苦亲身下乡，深入农村，劝导老百姓自动铲除烟苗。接着省政府的委员、道尹公署的视察员，石屏县知事、临安驻军等，都前来详细的搜查，没有发现烟苗，亦没有发生事故，度过了风险，幸而未蹈瓦渣土司八寨地方因抗铲被剿的覆辙，保全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但是思陀土司代办李丁氏已备尝忧患，历尽艰苦了。一九一六年底李秉清被释还家，石屏县知事何鸿藻呈报省政府批准恢复思陀土司职务。当时袁世凯已死，军阀割据，拥兵自雄。云南的军阀唐继尧、顾品珍、龙云等争权夺位，互相残杀，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生活，不加过问，封建土司，则采取听之任之的怀柔政策。因此，思陀土司得以苟延残喘，上下应付，维持其摇摇欲坠腐朽已极的统治地位。一九二七年李秉清病故，以长子李呈祥继承。一九二八年二十七世李呈祥办理承袭手续，一九二九年接受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委任承袭思陀土司世职。李呈祥承袭思陀土司后，紧紧的依靠着国民党的反动县政府和反动军队的势力，残酷的镇压人民，剥削人民，帮国民党征兵，征实、征购、收团费、收大烟、思陀地区的人民为了缴纳这些苛派，有的卖掉了农具，有的卖掉了耕牛，甚至有出卖亲生儿女的，因此，思陀地区普遍的存在着贫困现象。一九三三年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划瓦渣、左能、落恐、思陀、亏容上下河

六个土司所管的地方为石屏县的第六区，委瓦渣土司钱祯祥为区长，土司的剥削制度未予取消，思陀土司李呈祥仍然任着土司管理思陀地方。一九四五年伪第一集团军进驻蒙自，抗日总司令卢汉为了向土司区采购军米，加委各土司以游击司令的头衔而帮他的忙。思陀土司李呈祥亦接受卢汉委任的游击司令的头衔，承认代购军米三千三百大包。因伪国币贬值人民受到很大的损失，怨声载道。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李呈祥充当云南的边疆民族代表，到南京出席会议，选举蒋介石当大总统，李宗仁当副总统。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委任一部分代表为戡乱委员会委员，李呈祥亦接受了戡乱委员会委员的委任。一九四八年底李呈祥回到思陀土司家乡，伪九三师参谋长叶植南率队进驻迤萨（现红河县），成立建、石、元十二乡镇土司联防总队，委瓦渣土司钱祯祥为总队长，永乐土司普国泰，思陀土司李呈祥，元江大兴镇长孙宗孔、迤萨地主刘佑全为副总队长，主要目的是联合防御边纵十支队的前来解放。因当时十支队驻在元江县城附近洼底一带声势浩大，威胁着这些封建土司和地主恶霸，他们在臭味相投，利害相同和反动军队挟持之下，捐除了昔日互相残杀的旧怨，联合起来，听从反动军队的指挥，接受反动军官头子叶植南的委任。思陀土司李呈祥除了接受联防副总队长外，还接受兼元江县裕泰乡乡长的委任。叶植南离开迤萨后，边纵部队攻下墨江县城，解放墨江全县，龙塘街恶霸戴四戴王弟兄被人民公审镇压。钱祯祥闻知深为恐惧。乃召集左能土司吴继昌、落恐土司陈训民、思陀土司李呈祥、亏容上河土司孙尚文、石屏牛街坝恶霸王应和、迤萨的地主姚虞卿、姚初基、王荣廷等在迤萨大庙内开

会，作出某一个地区被攻时，应互相救援的决定。一九四九年六月间边纵十支队进驻羊街浪堤一带，同思陀地区只是一条山沟之隔。思陀土司李呈祥，妄图依靠瓦渣土司钱祯祥反人民的微小势力，来抵抗十支队的进攻，乃亲到瓦渣同钱祯祥在关帝庙内焚香盟誓永远和好，不计旧仇，共同维持封建土司地位。钱祯祥履行了盟约，于次日派遣士兵五十多名前来思陀大新寨驻扎，同浪堤对峙。一九四九年阴历六月十二日得知十支队部队在浪堤准备干粮，有进攻思陀的模样。李呈祥妄想用欺骗手段派李正才前去浪堤同十支队接洽。十支队看穿了李呈祥的企图，扣下李正才，于十四日凌晨进入大新寨。钱祯祥的士兵不敢抵抗，退入大寨村，跟着退到乐育村思陀土司衙门所在地。李呈祥在睡梦中被人叫醒，报知情况，惊慌不知所措，慌慌张张的离开思陀逃至建水县官厅普家仁处。伪二七八团罗伯刚应钱祯祥的请求，率队前来援助，路过官厅，李呈祥跟随着回转。当罗伯刚离开官厅前进的时候，他的先头部队李营已到瓦渣，而边纵十支队已撤离思陀，向羊街浪堤一带集中，钱祯祥派士兵队长李华、郭文明、落恐土司的兄弟陈裕民等，率领士兵随着李营向浪堤追赶十支队，而十支队又在他们到来之前离开浪堤，只是本地的少数游击队在要道上阻击几小时撤退。他们即进入浪堤，烧毁人民的房子，抢掠人民的财物，吊打良善，强奸妇女，无所不为。罗伯刚到达迤萨后，钱祯祥召集各土司乡镇开会，大肆责备李呈祥不抵抗而逃走官厅，处罚半开银元六千元。这个时候李呈祥的顽固头脑还未清醒，一心一意的靠拢钱祯祥。又由于交通梗阻，消息闭塞，李不知道解放战争的胜利，尤其是本省的形势变化，卢汉已经起义，伪第八军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十六军败退开远、蒙自、建水各县的情况。还妄想联合钱祯祥、普国泰、吴继昌、陈训民等稳定土司地位。因此，约同吴继昌、陈训民到钱祯祥处。因钱祯祥得知他的头目中有人计划谋杀他，不敢居住瓦渣，移住永乐普国泰处。李呈祥、吴继昌、陈训民亦跟着前去，钱祯祥为报复其表弟孙崧文（亏容上河土司，后被人民杀掉）被杀的仇恨，派他的队长李华率领士兵百余人及李呈祥、陈训民的武装二十多人前去攻打亏容上河土司的底丕村，烧了三间瓦房，抢了几十匹牛马，掠了一些财物。十多天后，钱祯祥派李呈祥、吴继昌到溪处司安定溪处土司的头目。因溪处土司赵桂生已病死，他的爱人赵普氏又被匪杀害，只是他的母亲赵李氏存在，但已年老无文化，所以溪处土司的实权，即被李发有、王正廷、李正一、高李成、徐维明、何正兴等头目所把持。此时，地下工作人员已在溪处土司属困南村发展组织（后来建立红河护乡团）成立武装队伍，各头目的武器已交出资助。钱祯祥得知，认为溪处是瓦渣的邻舍，溪处成为游击区而解放，瓦渣必随之解放，所以派李呈祥、吴继昌前来说服各头目不要拿武器资助地下工作人员。但李呈祥、吴继昌到溪处土司衙门时钱祯祥已先派他的里长李河清带领武装士兵六十多人进驻溪处土司衙门，溪处土司的头目发生疑虑，多数避不见面，只是李发有、王正廷、高李成出来会见，对拿武器资助地下工作人员的事予以否认，态度沉默，谈话吱唔。李呈祥同吴继昌看此情形，认为不可能久住，遂各自回家。这时，解放大军应卢汉的请求，由广西急行军进入云南，追歼蒋匪残余。伪第八军二十六军于开远、蒙自、个旧、建水一带，漏网的伪一六一师四八二团由团长田乐天率领，从杨四渡过江，逃至

迤萨（现红河县城）。前来截击的暂编十三军三十九师由师长龙生文率领从羊街同浪堤方面同时到达思陀土司的大新寨。李呈祥未接通知，不明真相，写信通知伪军团长田乐天、派队到思陀的乐育村（同迤萨只距三十华里）同三十九师接触。激战数小时后，三十九师奉命撤往元江堵截伪第八军二十六军的主力。伪四八二团亦窜回迤萨向国外逃跑，行至木龙河被解放军四野部队截击，歼灭大部，逃掉少数。伪第八军二十六军歼灭后，滇南行政专员公署专员马仲明通知土司到建水缴枪投诚。思陀土司李呈祥接到通知后，顾虑本身的罪恶严重，深恐到建水投诚，必受人民政府的惩办，但是，又看到全国依次解放，人民政权已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若不老老实实诚心诚意的向党和人民政府投诚，没有安身立足之处，乃约同落恐土司陈调民到建水向马专员缴枪投诚，交出土司的一切特权。马专员正确的执行了党的伟大的民族政策，不究既往，予以宽大，给以改造自新的机会，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安定了一家人的生活。思陀土司区从此结束了几百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建立了人民政权区人民政府，归属于红河县。

思陀土司是怎样统治和剥削人民的？

思陀土司为了维护其反动的封建统治，将思陀全区划为桂者甲、大龙甲、弄卜甲、彼佐甲、者洞甲、小邱甲、六个甲零三个直属村（阿布村、大寨村、大新村）。每甲设里长一人，里长之下设招坝一人，招坝之下设大伙头一人，小伙头若干人（每个村子就设有小伙头一人），对土司负责，执行土司的一切命令。思陀土司所住的土司衙门内设有师爷一人，门公二人，管家二人，侍候六名，小差六名，土练四十名，专管班房的

老总一名，班房之内置脚镣、手铐、压脚方、木枷等刑具，遇有不满或反抗的即关进潮湿阴暗的班房，施以上列的毒刑。思陀土司既统治了人民还霸占着土地。人民从事耕种，必须向土司请领开垦执照，按照所划定的面积耕种，生产出来的实物上缴土司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土司的官田由人民无偿的服役耕种，其租给人民耕种的则收产量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人民在山林中猎获虎、豹、獐、麂、熊、鹿等野兽，必须将鹿茸、麝香、熊胆，熊掌、虎皮、虎骨等献给土司，而土司给以少数的弹药和钱，就获得了珍贵的物品。思陀土司还制订一些特权剥削，如建盖土司衙门，要向人民摊官帮（即出钱帮官）、派劳力。思陀土司衙门最初建盖在大寨，清乾隆六年土司李兆龙迁建于大新寨，人民受到了一次骚扰和剥削。光绪六年土司李吉庆又迁建于乐育村，人民又受到剥削和劳役。思陀土司不事劳动生产，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收官租，收粮、收街税、烟税、牲税、屠宰税、征兵款、团费等来供养，还要供养衙门内一切服务的师爷、门公、管家、侍候、差役、士兵、老总等。土司衙门内的饮水烧柴马草等亦系人民负担供给。思陀土司还有一种最封建的特权剥削，即土司出生的时候，要向人民摊派一次官帮，并宣布土司已经有继承人了，到结婚的时候，又要向人民摊派一次官帮；承袭的时候，亦要向人民派官帮，并且向上缴纳一部分；土司死后发送时亦要向人民派官帮治理丧葬。思陀土司李显祥于一九二九年承袭，向人民摊派官帮九千元，上缴一千元；一九二八年治理父亲李秉清丧葬时，向人民摊派官帮一万元；一九三五年治理祖母李陈氏丧葬时，向人民摊派官帮一万二千元；一九四七年为儿子结婚，又向人民摊派官帮两万元。

谈谈思陀土司

李正才

我国的民族历史，包括少数民族在内，在封建帝王统治下，许多主要史实，往往被歪曲隐瞒，甚至缺乏记载，湮没无闻，甚为遗憾。祖国边疆红河南岸思陀土司地区（现红河县乐育公社）的哈尼、彝、汉等族人民的各种历史，当然也不例外。仅就清朝时期来说，思陀土司的坟墓上虽然刻有碑文，但刻的只是死者的名字和官衔，其他一切史绩，无法考证。党一贯重视民族历史，现在号召老年人士撰写资料，保存史实，这是十分正确英明的措施。这也是我们的一项重大而光荣的政治任务。我对于思陀土司的情况，略知一二，有责任提供出来，以资参考。

土皇帝的来历

在一千三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思陀地区初为官桂思陀部，系三十七蛮部之一。至明朝以后，始有土司之称。所谓“土”，是土著的人，所谓“司”，是土司的职位，有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和副长官司以及土舍、土目等等，意思就是用当地的土著人做这样一些官职，为封建帝王统治当地各族人民。所以“土司”可以说是“土官”，人们也称他为

土皇帝。思陀地区由李姓充当土司，沿用父死子承、子死孙袭的办法，一直承袭到蒋介石的统治垮台才算终结。综合思陀不完全的家谱和临安府志、石屏县志的记载考查，李姓一家承袭土司职位共有二十七代。最初是李姓的始祖李业在明朝洪武年间，率众投诚，授思陀甸副长官司，世职。传十八世，至清顺治十六年，仍授李进忠为副长官司，世袭。由李进忠传至李呈祥共十代。另外，根据哈尼族父子联名（子以父名的末一字为名的头一字）的传统，还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由仰兹起到李呈祥，共三十九代；一种是由龙千起到李呈祥，共二十九代。这些问题，缺乏记载，现在已难获得确切的考证了（一说李姓的始祖仰兹由元江迁来，待考）。据地方志的记载，当官桂思陀部时，所辖地区甚广，现在的溪处、瓦渣、左能、落恐（今红河县的整个二区三区）都在辖境之内。后来形势变迁，所辖区域始逐渐缩小，形成以后的思陀甸。在元朝时，称为和泥路思陀，归元江路辖。明洪武间，改归临安府辖。清雍正十年废司设乡，改为土舍。嘉庆二十四年改归石屏县管辖，相沿至于解放。

思陀土司衙门在乐育村西的杏花村内，有一大石高八九尺，上刻“山高水长”四个大字，旁刻小字“大明中兴永历癸丑岁仲冬朔龙海儒闲游此敬书”的边款，并有篆文印章二方（袁嘉谷采入他修的石屏县志）。龙海儒是一个什么人，虽已杳不可考，但从所题四字及中兴两字的含义推测，我个人认为这个人可能是永历帝的“从亡之臣”。他当时意识到思陀第一代土司李业曾在洪武年间，带兵从征交趾有功，得授副长官司之职（见石屏县志），特来乐育与土司拉联，把思陀土司看成明朝的知己，把大明帝国的中兴事业寄托于边疆

人民，希望思陀土司效法他的祖人，忠于明朝，起兵反抗清政府。尽管思陀土司没有象元江的那嵩、石屏的龙赞阳等起义抗击清兵的实际行动，但是思陀土司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力量，是可以想象的。同时，清朝雍正十年征服云南以后，把思陀土司由副长官司改为土舍，也说明了清政府这样贬低它的职位，不惟暗示给它一种惩罚，而且使它畏惧清政府，能够在边疆忠实地统治当地人民和镇压人民起义。可见封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对边疆土司的重视了。

思陀地区的行政区划，原分为大龙、比佐、者洞、乐育、弄卜和小邱六个甲。每甲各设里长一人。但阿布、大寨、大新寨三个村子人口比较集中，不在六甲之内，由土司直接管理。老密（地名）地处边远，交通阻塞，又采分而治之的办法，分设五个招坝，属于五个甲。以牛威坝属比佐甲，三波坝属乐育甲，架七坝属小邱甲，浪施坝属者洞甲，浪坝属弄卜甲。整个思陀地区的户口计有三千六百多户。

土司的衙门，有人说最初在背堵，并不是事实。因为土司的家族是哈尼族，背堵是彝族，背堵姓李的与土司并无宗族关系；而且背堵在红河北岸，土司统治的地区都在南岸，如果把衙门设在背堵，统治人民，非常不便，所以土司的先辈不可能在背堵设立衙门。不过土司衙门的位置，确是有过几度的迁移，传说初在泽马，实际情形也不可考。至于在大寨及在大新寨，都还有遗迹和年代可以考查。最后到李显祥的祖父李吉庆（二十五代）才迁到乐育。

个人独裁与武装迷信相结合的政权

思陀土司的统治，与其他地区的土司一样，是一种封建

独裁政权，当土司的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不言而喻。这是世界上最黑暗，最野蛮的统治。另外，思陀土司还胜人一筹，除个人独裁之外，还利用迷信麻醉人民，以图久远地维持其统治地位。综观思陀土司统治和剥削人民的方法方式，大体如下：

一、制度

土司的制度有对内的与对外的两种。对内的是家庭制度，即所谓父死子承，子死孙继，嫡系无子，庶系才能继位。嫡系有子，庶系虽长也只能称大老爷，不能管理老百姓。对外的也就是对待老百姓的，约有以下十五种：

1.人民路遇土司要让在下边，低头表示恭顺；

2.人民会见土司要磕头下拜；

3.人民有了争执而发生诉讼，要缴纳办东费（即酒席费）及差脚银——不论原被告事先须缴纳半开三元六角，鸡一只，大米半斗，白酒一丫（约重四市斤）及里长的差脚银一元六角。案情大的，要拉猪拉羊，半开是三十六元到六十六元；

4.土司巡防地方或有事外出，人民必须摆设香案迎送；

5.土司家的一切杂务，要由吃“站班田”的人民到土司衙门轮流执勤。一九二六年后，“站班田”被土司收回，执勤任务改派附近人民共同负担。但不久被人民反对，即自行消灭；

6.土司有块大田，须由乐育甲人民共同无偿栽种和收割（土司只在栽种时宰一口猪招待种田的人）；

7.土司到各村寨，老百姓要杀猪招待，并且每杀一头

猪，要砍下一付头脚送到他的衙门里；

8.土司建盖房屋或修建坟墓，除技术工外，人民要全部包下来；

9.对于新土司，人民必须缴纳三帮：即新官结婚时帮第一次款，新官到上级机关办理承继手续时帮第二次款，新官死后埋葬时帮第三次款；

10.每年秋收后，人民要缴纳规定的粮谷，粮银（粮银按政府规定缴纳，粮谷按粮银每两搭征稻谷六十斤，一部分缴给上级，一部分是土司所得的谷。粮银即临安府志所谓差发银）；

11.每年不祭过虎山（阴历二月间的属虎日），人民不得栽秧，这虽不是土司的规定，但从远古流传下来，成为人民的一种习惯，土司就利用它来统治人民；

12.每年正月间，没有经过土司举行出行的仪式，人民不得出外；

13.土司家有婚事、死丧或土司出行需用的轿夫，一定要蚌里（村名）人当差役；

14.土司上坟时，凡被指定的村寨，要纳鸡送饭及执行一切杂务；

15.土司家里吃饭，分红饭白饭两种：白饭供土司一家人及其师爷、门公、里长、队长等吃；住在下房的练(兵)、班房老倌、帮手及来往的老百姓，都只能吃红饭。但是个别的地富阶级，得到土司信任的人，又可吃白饭。

以上便是土皇帝千百年来对待人民的传统制度，也是土司自己制定出来的一部“土宪法”。

二、行政组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